

宋词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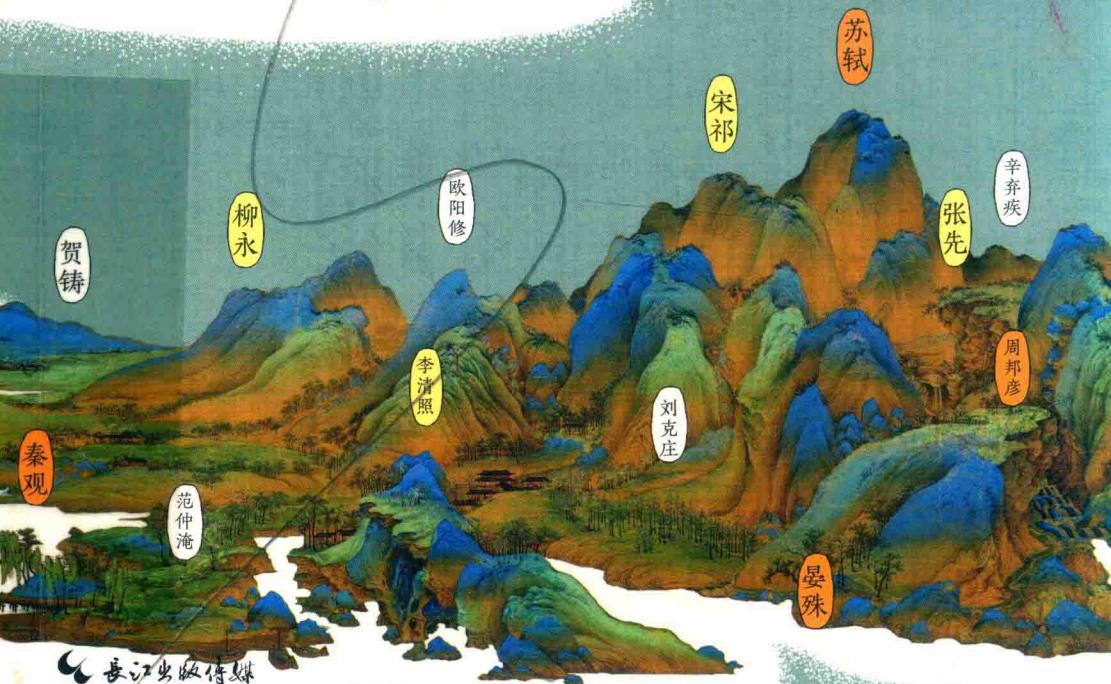
THE JOURNEY OF
SONG POETRY

手绘水彩
私享版

李元洛

著

赏读诗词珍品
名校师生共荐
体悟宋词魅力



李元洛

著

THE JOURNEY OF
SONG POETRY

宋词之旅

手绘水彩
私享版

作者简介：

李元洛，湖南长沙人，生于河南洛阳。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诗论家、散文家，多所大学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海峡两岸出版《诗美学》《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等诗学著作十余种；《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清诗之旅》《绝句之旅》等诗文化散文集十余种。《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篇》（华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与《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对其有专门论述。

内容简介

《宋词之旅》是李元洛二十年诗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在书中，作者带领读者重访宋朝故地，娓娓道来文坛佳话和名人掌故，解读宋词的灵魂及词人品性，使读者得以直面历史的苍凉及世事的沧桑，深入了解宋词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源头。文章融铸了丰富的文学元素和人文精神，出版以来不断再版，多次印行，对中学生欣赏古典诗词、提升文化素养、塑造人格都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杨岚

封面设计：漠里芽 QQ 312081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 tong book.com

徒此揖清芬

——李元洛《唐诗之旅》《宋词之旅》代序

展读李元洛老师有“诗文化散文”之称誉的《唐诗之旅》《宋词之旅》，激起我关于诗的许多联想。

《四书五经》是古人的经典读物，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在孔子时代已成为蒙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说《诗经》有“厚人伦美教化”的作用，谓之诗教。孔子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说《诗经》像大百科全书一样，教人做人做事格物致知。

随着诗歌的发展，唐诗宋词成为现代人的蒙学首选，代代相传，年深月久，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谁不是在学语时，稚嫩地习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谁不是年长后永远也不会忘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般，我们背诵了很多音韵优美、辞藻警

人的唐诗宋词，虽然道不出此中真味，却在幼小的心田种下了神奇的种子。突然有一天，读过的唐诗宋词鲜活起来，与我们撞了个满怀，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晤知音，欣然色喜。

当我们渴望惺惺相惜的友谊时，李白的“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飞到心坎，告诉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友谊是多么地迷人。

当我们无故寻愁觅恨时，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钻进脑海，引导我们化解情结，拂去轻愁。

当我们第一次邂逅彻底的孤独时，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撞击心扉，安慰我们孤独的时辰，离心灵最近。

那些幼时亲近过的诗词如久别重逢的老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有限的生活经验里，我们从诗词里获得了无限的生命体验，领略到古人深沉的宇宙感、历史感、人生感。我们与古人血肉相连，心心相通，不再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永不消逝的乡愁何处安放？在岁月长河里，在古老的诗歌里。是的，我们从诗歌里寻找到了文化之根，千百年来，枝繁叶茂，绵延不绝。诗中岁月长，幸何如之！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经充满深情地赞叹过：

谁沉冥到

那无边的“深”，

将热爱着
这最生动的“生”。

诗无达诂，何为无边的“深”，何为最生动的“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无边的“深”就是诗，就是美，就是真，最生动的“生”就是被灵心慧智照亮的生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诗歌里藏有古往今来圣贤先哲的生存智慧，尽管“高山安可仰”，不妨“徒此揖清芬”！

读罢《唐诗之旅》《宋词之旅》，齿颊留香，蒙尘的心灵被唤醒，久久如沐春风，迟迟不敢动笔，仿佛劈开混沌，落笔即俗。踟蹰再三，澡雪精神，收心内视，方始落笔。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李元洛老师仿佛赴了一场千百年前的文化盛宴，与古人把臂同游，莫逆于心，复又回返现世人间，与世人分享他内心深处的诗美。这场文化之旅，行走的不仅是脚，是岁月，更是千古若合一契的不老诗心。

《唐诗之旅》写道：“待到我千年后跟踪前来，勤政楼不仅早已人去楼空，而且连楼也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劫后余生的几个石础，凄凉在蔓草荒烟之中，兀自回忆它们当年所承载的歌声与笑语，煊赫与繁华。”那劫后余生的石础尚且见证了历史的影踪，我们后来者不更应该踵武前人的脚印，在美文里来一场陶然如醉不亦快哉的唐诗宋词之旅吗？

异代有知音，唐诗宋词在李元洛老师的笔下充满人性的温度。《唐词之旅》中寥寥数句就勾勒出一幅谪人行旅图，“九月中旬，他悄然而凄然地离开长安，先是陆路后是水程，悲风苦雨和他一路做伴，待到他的孤帆从洞庭湖漂到湘江时，就已是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冬季”，时间空间更迭，蒙太奇般的画面转换将诗人柳宗元的贬谪之苦形容得入木三分。《宋词之旅》写到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李元洛老师随之感叹：“激赏之情，情溢乎词，然而，今天有多少志在‘出人头地’者，知道这一成语的本义和它的来源呢？”貌似漫不经心的关于“出人头地”的闲笔，古今对照，一扬一抑，让人深感欧阳修激赏苏轼、师生相得的高情厚谊。若非有同情之理解，若非如知音般关注诗人的内心世界，此等佳句实难出自肺腑。

古语云：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我和李元洛老师相识仅短短半载，因是校友，遂以“老师兄”呼之。作为他新近出版的《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一书的责编，我不过做了分内之事，李老师就数言感激，屡赠好书与镇尺，深情厚谊令我分外感动。今年九月受邀赴京参加李老师的《诗美学》研讨会，由通音讯而始相见，终于一睹李老师的长者风范和仁者气度。忝列于专家学者之中，甚为惶恐，李老师不忘“地主之谊”，慰我客心。彼时，李老师谈起《唐诗之旅》《宋词之旅》之新版，嘱我作序。一时惊慌，莫可名状，晚辈学人，才疏学浅，怎敢欣然受命？李老师再三叮咛鼓舞，感其提携后进之

美意，又蒙长江文艺出版社之不弃，斗胆搦管操觚，勉力为之。

李老师已在后记中“曲终奏雅”，希冀我的小序能抛砖引玉，激扬《唐诗之旅》《宋词之旅》之玉振金声。谨以此小序，祝其余音袅袅，在神州大地有更多知音！

中华书局编辑 吴艳红



目录

CONTENTS

167 150 138 119 098 089 079 065 049 031 019 001

源头活水

清秋泪

卷起千堆雪

长记平山堂上

生死两西湖

月迷津渡

压倒须眉

千古英雄气

国士三重奏

钗头凤

黑夜中的电闪雷鸣

地久天长

218

199 181

永远的中秋月
请君试问东流水

后记



源头活水



黄河西来，大江东去。小溪流掀不起巨浪，大海洋才涌动洪波。

卷起千堆雪的后浪，是因为有惊涛拍岸的前浪。中国诗歌的长河，在辉光耀彩的唐代河床上洪波涌起之后，在宋代的河道上依然溅玉飞珠，浪花千叠。人称唐诗宋词是中国诗歌的双璧，是中国诗歌的两座高峰，我说它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拥有的是两段最壮阔最多彩的风光。

江水奔腾不息，是因为有永不枯竭的源头与上游。抽刀断水水更流，江流是不可割断的，宋代词人承接了唐代的宽广水系，又击楫于时代的壮阔中流，才造就了宋词江声浩荡浪花如雪的景象。

我曾经写过一篇《寄李白》，收录在拙著《唐诗之旅》之中。文中说：“我私心早就以为，我的祖先并非两千年前骑青牛出函谷



关的老子李聃，更不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的李世民，而是至今仍活在诗章里和传说中的你。”理由何在呢？我说除了我们同姓之外，“我少年时就一厢情愿地孵着诗人之梦，青年时对诗论与诗评情有独钟，冥冥之中，我总以为我的血管中流着你的血液，分在我名下的酒，也早就被你透支光了，不然，我怎么会如此虔诚地远酒神而亲诗神？”虽然查无实据，但我振振有词，而且窃窃自喜，以为如此寻宗认祖是自己的首创。不料近来细读宋词，竟然发现八百年前就已经有人有言在先而捷足先登了，真是令我不胜遗憾！

此人就是李纲，北宋与南宋之交的名相与名将。他留存至今的五十多首词中，有一首《水调歌头·李太白画像》：

太白乃吾祖，逸气薄青云。开元有道，聊复乘兴一来宾。
天子呼来方醉，洒面清泉微醒，余吐拭龙巾。词翰不加点，歌
阙满宫春。

笔风雨，心锦绣，极清新。大儿中令，神契兼有坐忘人。
不识将军高贵，醉里指污吾足，乃敢尚衣嗔。千载已仙去，图
像耸风神。

他在词的开篇第一句就不由分说，将李白据为己有，做了他的祖先，“太白乃吾祖，逸气薄青云”，他对李白真是顶礼有加。李纲不仅追溯了李白笑傲王侯的风流往事，而且从诗笔惊风雨的力量，从诗心似锦绣般的美妙，从诗格的极为清新的创造，讴歌了李白的

作品，也赞颂了有唐一代的诗歌。宋代的许多词人礼赞唐诗，也礼赞李白，但像李纲这样对李白做总体的自有会心的评价，并郑重声明自己是李白的子孙，似乎还没有第二人。

如果要民意选举唐代最杰出的也就是顶尖级的诗人，而且限额两名，当选的就非李白与杜甫莫属。白居易、韩愈等人，用现代的术语界定，恐怕至少还差一个“档次”，或者说几个“百分点”。可以说，李纲对李白的赞美，也是对一代之文学唐诗的赞美，因为李白可谓唐诗的“法人代表”，何况李纲在他的词中，还说过“谪仙词赋少陵诗，万语千言总记”（《西江月》），咏“木犀”的《丑奴儿》词，有“步摇金翠人如玉，吹动玲珑，吹动玲珑，恰似瑶台月下逢”之语，咏“荔枝”的《减字木兰花》词，有“仙姝丽绝，被服红绡肤玉雪。火齐堆盘，常得杨妃带笑看”之辞，咏“瀑布”的《江城子》，有“琉璃滑处玉花飞。溅珠玑，喷霏微。谁遣银河，一派九天垂”之歌，其中或全句，或大半句，都是从他的祖先李白那里借支而来，反正是他们祖孙之间的诗书文事，不用担心发生什么抄袭官司或版权纠纷。

其实，李纲说“太白乃吾祖”，如此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倒真是令人怀疑。李纲是福建绍武（今福建省邵武县）人，祖籍虽不明但籍贯是四川彭县青莲乡的李白，远在福建怎么会有一支后裔？也许是本人一生虽东漂西泊，却由他的儿子伯禽传之后世，也未可知。不过，这些都已无法考证也不必过于认真了。李纲一生坚持抗金，屡遭迫害，他曾从庙堂之上贬逐到“潭州”，也就是我的故